

[ 心窗小语 ]

## 关灯、关机与关怀

——参与“地球一小时”活动有感

■黄孙赫

我参加过的活动不是很多，但我乐于总结，我总结嘛，自己最痴迷的要数“一小时”系列活动，比如“睡觉一小时”、“吃零食一小时”、“和楼下女孩聊天一小时”等等。因此，我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地球一小时”活动，参与到今届也算老资格了，每次都有相同的感受，都觉得这项活动太客气，只提醒我们关一小时灯而已，连手机都没让关。

我觉得“地球一小时”活动提倡大家在关灯节能的同时，关手机也很重要。首先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地球好比一个浑圆的大手，我们希望它无坚不摧经久耐用，最好还要得心应手，需要的时候都能顺利点亮希望的屏幕，所以我们一点一点地节约能源，一点一点地点亮未来。但这台手机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它除了会发光和唱歌，还会自行震动，震着震着还会喷水，喷完水还可能喷岩浆，非常不人性化，让人万分遗憾。所以，时值“地球一小时”活动，我们每一次强行关闭手机，都积攒了一点美好的愿望，祈祷万家灯火，祈祷平静祥和，祈祷能得心应手地取消地球的震动模式。

而后，在“地球一小时”中关闭不必要的灯光，或者同时关闭不繁忙的手机，都有实实在在的益处，都促成了一次理性的自我暗示，一次人性的回归。

拿关灯来说，从表面上看“地球一小时”的号召，也才关了一小时的灯，收效甚微，毕竟随时关灯睡觉也能达到七八倍的节能效果。但这项活动的意义绝对不在于节能多少，而在于这是一个全人类的行动，是一个有意识的群体行为，它不仅节约了一小时的照明资源，更代表了人人都有机会去弄清电影评论中的“人性关怀”概念，去堂堂正正地拯救地球。电影时常提醒我们拯救地球是一个超人干的勾当，却忘了解释“超人”这个名词的创作初衷，关于一个力量大于普通人的人，他不叫超人，他只是体育特长生，超人同样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那如何全面解决这个难题呢？“超人数”就可以了，作为人类，我们提升自身素质的同时，更有必要跳出个人能力局限，发挥团结互助的优势，因此，“超人”其实就是指一个全人类通力合作的高效拯救地球方案。

再拿关手机来说。在人类合作的过程中，手机代表连接你我的纽带，可以交流战术思想，可以分享行军路线，可以互报敌情险情。但生活中我们不仅仅需要纽带，还需要脐带——脐带就是纽带断掉后剩下的东西，是一个表面上可以剪断，但实际上永远连在一起的东西。如果有一天，我们孤军作战，不巧手机又欠费了，还怎么和战友联系呢，还拿什么拯救地球呢？好在我们都是人类，上帝虽然是个男的，但人类同根生，我们有着相同的心，相同的脑，有着相同的原创情怀；爱着生命，爱着生活，爱着爱本身。如此，无论大家距离多遥远，手机多不好使，我们都能支持原创，都能从自己的身上推敲出人类同胞们的点点滴滴，从而奔着同一个目标继续前进。所以当“地球一小时”开始的时候，不妨一并关闭手机，忘却一身尘埃，感激人性。既已是假如包换的人类，支持同伴，拯救家园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使命。

此外，我还是对当晚六十分钟里因为关机而无法联系上我的朋友表示抱歉，对这个人推荐一个全新的联系方式：你我都是人，住在同一颗星星上，有事打不通手机，请使用用心感应。

## 我在新加坡的日子

■ 燕南飞

今天是元宵节。在中国，过完今天，才算真正的过完年，才可以真正的安下心来工作；而在这里，正月初三一过，年就再也没有了“年”味。

新加坡政府为了表示每个种族、每种信仰都是平等的，所有的节日比如圣诞节、印度族或马来族的新年，都跟华人的春节一样，只放三天假。全部一样——谁也不偏袒！

新加坡华人占了近七成，所以春节三天假期几乎所有的店面全部关门大吉，华人餐馆除了大酒楼就没有开门的。要想出去吃饭，除了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就只有日本料理了。日本人卖到中国的东西欠佳，可是对新加坡，却非常的优待，基本上可以说是与欧美比肩了：食材新鲜、做工精美、味道也非常的正宗（没去过日本，猜的）。

这两样是比较著名的冷面和三文鱼寿司卷。其中我最爱的是三文鱼。为什么我说他们的食材特别新鲜特别好？因为三文鱼放进嘴里，入口即化，再配上有点小Q的蟹子（三种颜色的蟹子，不是染色的，是什么螃蟹的仔，不懂），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这份是刺身，除了三文鱼我认得，其它的不知道是什么鱼，写的全是英文。而且，吃在嘴里，根本就没有我们常吃鱼的腥味，有些脆生生的，闭上眼，我会以为是猪肉，但是却一点也不油腻，而且鲜美。

这碗面，看起来，色香味俱全吧？它可以算是出身名门啊——台湾著名的饮食连锁店“鼎泰丰”，你听过吗？什么？没有？太孤陋寡闻了吧？！

这个看起来也不错吧？其实新加坡人家里过年自己煮的“大盘菜”，味道一点也不比酒楼做的差。这是大年初二，在女儿 Guardian 家里吃的一顿饭。旁边的生菜裹着大盘菜里的肉类和蘑菇，地道的新加坡口味哦！

其实想一想，过年过来过去，都不外乎“吃”。民以食为天——我们对吃的文化似乎更为重视。既然吃饱已经不是问题，要吃吃得有感觉，才是重中之重了！

[ 岁月山河 ]

## 橡胶园之梦

——记一位创业者的自述

■ 黄安雄

风物海南是一个天然的绿色宝库，令人赞颂的名木树种很多很多。有人赞美榕树虬枝繁茂冠盖阴凉，有人赞美椰子树的傲岸飘逸，有人赞美松树的苍劲古老，有人赞美木棉花开的娇容艳丽……而我却情有独衷，仰慕赞颂那一片一望无际的橡胶林海。它仿佛就是一个浩瀚的绿色海洋，又像是遍布五指山的一个个绿湖泊。整齐划一的橡胶树，像一支支农垦大军，列着整齐的队伍，接受火热生活的检阅和洗礼。春天来了，胶园里的枝丫，吐出了雀儿嘴的新绿，煽动翅膀，抖落寒冬，唱着和煦的春歌；夏天来了，树叶由嫩黄变成深绿，在阳光直射下泛着油光。大风吹拂，胶园奏起哗啦啦的激荡音符，仿佛排浪冲岸；秋季到了，天高气爽，树叶渐渐掉落了，在恬静的胶园，你会听到树叶落地的声音，然后化作春泥；冬天来了，胶树枝丫光秃秃的，随着寒风吹出呜呜的声音，可橡胶的根正忙于地下，内心恰似万泉河水般清澈。好象在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爱胶园，胶园是垦荒者创造奇迹的地方。党中央一声令下“一定要建立起

我国的橡胶基地！”我的父亲，一位豪迈的军人，脱下军装与成千上万的老一辈农垦人用他们的热血青春，辛勤的血水甚至生命浸润这块土地，消灭了“北纬17度以北不能种植橡胶”的神话。1969年，我叔父来海南找哥哥，也变成农垦人，开荒植胶树。住的房子，墙是以泥巴、稻草、牛粪踩拌后糊上的，房顶盖的是用竹子夹住茅草编成的茅草片；睡的床是地上打几个木桩，用几块木板钉成的床铺；吃的是稀粥拌萝卜干、酱油和盐水。连队给叔父发了一顶红五星竹帽，一个军用水壶和军用手套，还有一把“金鸡牌”锄头和一把山刀。就这样怀着美好的憧憬，在这片荒无人烟的莽林地带，安营扎寨。父辈们露宿风餐，披荆斩棘，挥动着双手用砍刀锄头劈地开天，任劳任怨。用现在人们看来超乎寻常超强的意志为国家的橡胶战略而战。苍山致敬，大地感恩，奉出一片橡胶园，连成绿色的海洋。

我爱胶园，胶园是充满希望和寄托的沃野。老一辈农垦人，我的父亲在这片新开垦的处女地上，亲手种下了一株株橡胶苗，用隆起的青春构筑他们崇高的理想。伴随着一株株胶苗的生根发芽，

父辈们无怨无悔地接受风雨的洗礼。倾听刀斧的轰鸣，造出千顷万顷胶园，把象征海南农垦的绿色播遍天涯。正是铺天盖地的胶园，我们在西方对橡胶战略物资的封锁中挺直了腰杆。因为有了拓荒者血水和泪水的交织，胶乳才如此洁白飘香，源源不断。如今，我的父亲，农垦老前辈正是白发苍苍，许多人都长眠在这块胶园里。我的叔父已安息在海南这方热土。父亲退休回广东老家，饱含深情热泪，带走了三个橡胶果和一支三片叶的橡胶叶子，放在一个精致的花梨木匣里，永远珍藏。

我爱胶园，胶园最早吸纳雨露阳光，充满盎然生机。当东方拂晓，天空呈现鱼肚白，一缕清月，缀着几个晓星。这时，千万盏胶灯已在静寂的胶园游动。盏盏胶灯仿佛天上的星宿洒落胶园，闪出一个个矫健的身影。胶乳在流动，如山间的清泉，又像是银河里飞泻的银浆。杯杯银浆，是海垦胶工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在碧绿的胶园里，胶工们用胶刀划出最新的霞光。

我爱胶园，胶园里有我童年的美好时光。每当橡胶树结果时，那一串串翠

绿的果实就像迷人的吊兰花。果实成熟时，站在胶园里，大风吹过，会听到胶果落地噼里啪啦的声音，这是一首岁月峥嵘流淌的壮歌，又好像是果实对根情意的回馈。我和同伴们腰间系着小篓，哼着乡间小调拾胶果。粮食紧张的年代，爸爸有时会偷偷做出一道胶果仁菜给我们解馋，真是太香了，简直是树上花生。在拾果的歇息，我们这些调皮的男孩儿，就用橡胶果斗硬度论输赢，从中寻找童年的乐趣。

胶园是我新梦想的伊甸园。回广东创业我创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但为了梦中的“橄榄树”，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十二年前，我毅然回到生我养我的海南岛，回到我魂牵梦萦的橡胶园创业，创第二桶金。当时受到父亲的规劝，当我我决然投身橡胶事业时，父亲拿出了他养老的一十万元，支持我。创业艰难，我秉承父辈不怕苦累坚忍不拔的精神，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如今，我的公司种植的二千亩橡胶已喜结硕果，捧出了洁白的胶汁，为人类为国家造福，也为我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我新的梦想实现了。这个梦圆圆的甜甜的。

[ 序与跋 ]

## 写作的秘密

——序林贻文散文集《灯下情怀》

■ 崧崧

这个题目有点玄，写作是没有秘密的。我说的秘密是对某些一提起笔来总要显示自己的富山贵水，书读得多，世面见得高，高人一等的人而说的。其实写作的秘密很简单——文学创作必须忠诚于自己的生活。

林贻文是一个忠诚于自己内心感受的人。尽管他的文学创作只属于业余爱好，他人及作品都没有经过文坛充分的锻造与磨炼，他的作品仍然是感人的。每一个人的父母都不相同，每一个人的生活境遇都有差别，个性都有差异，对世界感受更不同一个样子……把这些东西显示出来，就是你眼光犀利，独树一帜。所谓的文学，贵在独创，只要你忠于自己，忠于生活，忠于自己的历史，要写出好文章并不太难。

贻文的作品多写自己的成长。“文革”中的一个暑期，为了凑足几个孩子的上学报名费，母亲顶着晨雾上山挖山姜，说好傍晚回来。太阳已经下山了还不见母亲的身影，我孤独地站在山边焦急地等待，山风呼啸，孤子作响……直到天光逝去，夜幕降临，仍不见母亲的踪影，我才害怕地放声大哭起来，对着林子不停地喊母亲……过了好久林子里才传来一阵异样的响声，夜色中伤痕累累的母亲从草丛中艰难地爬出来。我喜极而泣跑去全力扶起母亲，方知母亲摔进深邃的山沟，两脚摔伤，差点丧命。母亲看见我满脸泪痕，强忍着疼痛对我说，无大碍，明天再上山把山姜挑回来。我们母子俩搀扶着跌跌撞撞回到家时，月已上了树梢……（《冬季里的怀念》）。同一篇散文里他写道，“一位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满脸如网的黎族妇女，挑着两筐百余斤重的地瓜叶，出价只要三块钱。母亲毫不犹豫掏出五块钱塞进那妇女的衣兜里……我当时大惑不解。母亲窥探出我的心思，拉过我的手说，孩子，大热天的，挑一百多斤翻山越岭，涉水过河，辛苦可想而知。虽然黎胞不懂汉语，不识市价，我们也要凭良心啊。”

一篇短短的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是一对母子的交流，也是一个少年与社会的交涉，同时也是一个少年对人对世间的初识。一个人的成长史披着历史的迷雾向我们走来。直进到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知道作者的价值观念、人生观。要坚强，要有良心，在很多场合是一种陈词滥调，但因为有了作者自己特殊的经历和独自的文字表达，成了一种重新梳理自己，再次征服夜色的真理。真理的表达是要有个性的，没有个案的表述无从取信。

真实是不用唠叨多说的，真实本身就是力量。我们再来看看《公仆》，环宇通信公司的“黄总打完点滴，用手按住针眼，像醉酒似的钻进早已在医院门口等候的奥迪车内，吩咐司机急速向机场驶去。李维秘书坐在司机副座上，通过后视镜窥视了老总一眼，只见豆大的汗珠水泡般布满他苍白且近乎虚脱的脸”。黄总去做什么呢？“此行非常重要，合同能否签下，关系到公司一万多号人今年的吃饭问题，否则就要大批裁员……”到了别人的地盘，对方必然是以贵宾相待，“李维陪黄总走进一个富丽堂皇的包厢，只见对方公司的高层决策人马齐全，黄总择机走进了包厢的洗手间，从皮包里取出一瓶矿泉水和几颗海王金樽（解酒药）往嘴里送……”酒宴开始，对方公司老总、副总与黄总互相敬酒喝了一轮，“紧接着，对方公司另一位副总走过来，紧紧握住，对方公司另一位副总走过来，紧紧握住，每杯一千万。于是众人欢呼，举手赞成。此时的黄总，满脸通红，眼冒金星，身子摇晃。见此情形，李维端着酒杯迅速走过去，对那位副总说：副总，我代来。那位副总说：你不是法人代表，代写文章可以，众目睽睽下，一杯（一千万），两杯（两千万）……九杯，十杯，顿时掌声响起，一阵欢腾；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这种情景，我们司空见惯，我们的文化就是一个闹，能闹在一起就是好，就是哥们，不能闹，则是无趣的，无趣则做什么都没劲。这篇散文文字平实，没有博学地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文，也没有义愤对当下的不文明进行批评，文章几乎是一篇白描的作品，但它批判的锋芒跃然纸上，还有一种幽默感，让人笑不出来。真实是力量的源泉，这更不是什么秘密了，但仍然为很多人不明白，这就是社会上充满假话、空话、大话、套话的原因，他们要的是脸。不真，脸也是虚的，虚虚的脸无论抹多少脂粉，都不可能是是一张可爱的脸。

林贻文的文学创作，其基调真诚，自言自语，轻言细语，像是自己对自己的说话。《我的乡村我的痛》、《探监》、《总务科廖》、《我的同事》等，都表明了作者对人对世、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当然他并没有说到责任，就像他没有批判一样。但当他真实、真实的自己就把很多东西贡献出来了。忠诚于事实，无论在哪个行当，都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山村飞瀑 (中国画) 苏贻作

[ 诗页 ]

## 永远在哪里

■ 姚 妙

永远在哪里  
我想要的  
如此地不切实际  
去触摸那一团柔软的黑暗  
孤独的无垠

双手梳理你细细的发丝  
是什么挂在它们的间隙  
是悠远的寂寞  
是无可奈何的虚无  
还是一声叹息  
于是 我再一次失意

多渴望  
在你安静的怀抱里  
踏踏实实  
静静地睡去  
犹如体味阳光的味道  
舒畅地呼吸

在我微笑的瞬间  
坠落于  
一片黑暗 伸手不见五指  
绝望于挣扎之始  
绝望于挣扎之后  
那根救命的稻草 永远  
相距咫尺 若即若离

我敞开双臂

让我的胸怀与下坠的风  
相送  
如鸟儿般飞翔  
于是 再一次体味折翼

或许 永远只是一个概念  
永远触不到它的内蕴  
却注定 一直被它诱惑

我以孩子般的侥幸  
赤裸自己 想与它  
肌肤相亲  
不曾理会凛冽的风  
我期望

它不会像飘忽的爱情  
稍纵即逝  
总是在我最无知的痴迷  
张开双眼  
发现自己 置身人海  
过客匆匆 擦肩而过

再一次想你啊  
我的每一下呼吸  
相逢和别离 难道就是  
生命不变的主题  
我沉默了  
一下一下地抽泣

[ 人生况味 ]

## 朋友老程

■ 晓 光

老程走了，那天他的儿子给我打电话时，小程和我都很镇定，大家知道这个时候是迟早要来的，因为老程已经因脑溢血卧床近六年，几乎就是个植物人。

说是镇定，是因为一切来得并不突然，但内心深处，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那份惆怅和伤感。二十年，一幕幕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一切都那么熟悉和鲜活，仿佛就在昨天。

老程是我的好朋友。不是现代社会那种浮光掠影的朋友，也不是掺杂丝毫势利关系的朋友，是彼此之间如水一样清澈的友情，是二十年莫逆于心的至交。

老程是定安人，年轻时当过兵，后来转业到了机关。而我是河南人，二十年前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海南。我们的第一面是在单位人事处的办公室，那是我上班报到的第一天。当时的我，怀揣着对南

国海岛及理想未来的无限憧憬，经过几天的舟车劳顿，终于上岛了，并顺利地找到了分配的单位，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这时，一张憨厚的笑脸迎了上来，人微胖，三十来岁，中等身材，白色短袖衬衣洗得干干净净，一双凉鞋已经看不出本色了。他就是老程。令人稍感意外的是，老程在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大学生面前竟然显得有些局促，“去吃饭吧。”这是他开口和我说的第一句话。于是，中午我们在单位门口的大排档吃了顿快餐，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一顿很丰盛的友谊餐了，以至于后来我还会经常念念不忘那顿饭。

以后的日子里，到老程家吃白斩鸡、在篮球场聊天、一起喝老爸茶，我自然而然地在老程的影响下，融入了海南文化。以至于后来，去他定安老家吃“公期”时，

我竟能操一口生硬的海南话与人交流了，“你好像汕头人讲的海南话啊！”哈哈大笑之余，老乡们的评价竟如此之高，因为汕头话与海南话同属闽南语系，十分相近啊！每当此时，老程的脸上都会不经意地露出得意的神情。

老程提科级干部了，当时觉得是挺大个官了。年轻人嚷着让他请客，老程一副淡泊名利样子，其实心里高兴着呢。后来搞机构改革，他稀里糊涂地被分流下岗了。下岗后的老程十分苦闷，人内向封闭了好多年。他不再和朋友们把酒促膝、互诉平生。当时的我也由于换了单位，工作格外忙起来，与老程的联络也渐渐少

了。“老程住院了！”一天接到朋友的电话，我吓了一跳，赶快往医院跑。原来下岗后，老程心情不好，加上原来血压就高，是脑出血。幸好当时的他四十来岁，发现的及时，算是没有危险。见我来看他，老程既兴奋又有些意外，他“处长、处长”地叫着让我，让我很不习惯，也很别扭，突然感觉我们之间有些生分了。

老程出院后，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回家种槟榔了。当时他还有些家底，加上老家的亲戚帮忙，包了一片槟榔山，老程二次创业了。再见到他时，原来黝黑的脸庞更透出一分黑亮，但依然是干净的白衬衣，西裤下一双凉鞋。老程突然有些健谈了，可能是在山上没人说话的缘故，还有就是那两年槟榔的价格好，他的槟榔又到了丰果期。“抽空到槟榔山看看吧，空气可好了，我杀鸡给你吃。”我们热乎乎地聊着，老程的眼中满是燃烧的希望。没想到那段日子过得那么快，当我再次在医院见到老程时，他刚刚被抢救过来了，是第三次脑出血。这次就没上次幸运了，一直到他走了，都几乎没再能说出的一句话，整整六年。

老程其实并不老，走的时候还不到六十，但老程在我的心中沉甸甸的，因为他是个老实人。

[ 浮世逸草 ]

## 时光里的煤油灯

■ 陈海民

山村里是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对煤油灯情有独钟的是我们的老校长。讲老不是说他年纪大，是他当了近二十年校长。那时才四十出头，文弱书生，但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岁月的风霜染白了头发；额头横沟道道，面庞纵条条条。有的同学说像苦瓜，有的同学说像“木水瓢”。从外表上看像领导，倒像个饱经风霜的老校工。老校长除了治学教书享名县内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收集墨水笔。宿舍里、床底下堆放着大小不一的、圆的、方的、蓝的、白的墨水瓶，洗刷得干干净净。闲时将收集的牙膏锡壳做成瓶盖，扣紧瓶口，穿过棉绳，做成一个个小巧玲珑的简易煤油灯。并且用铁丝套住玻璃灯罩，防止灯罩摔破或灯罩被风吹灭。哪个班学生的煤油灯摔破，哪个学生家庭困难，没有煤油灯，他都会及时送去一盏自制的煤油灯，并灌满煤油。每当学生的露出脸上惊喜的笑容或感动的眼泪时，校长的脸上也荡起一股春风。在灯光的照耀下更加“光芒四射”，和蔼可亲。那时煤油虽只四毛钱一斤，但校长的工资只有四十多

块钱，老婆孩子都在农村，他还要养家糊口。三百多个学生，几乎每天都有学生不小心摔破煤油灯，光煤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他都自掏腰包，宁愿十天半月连续嚼萝卜干下饭，也从未公费报销一分钱煤油。

每当晚修下课，老校长总是提前提着一盏防风的“马灯”走在前面，把我们送过校门外的一条水渠。站在渠旁，看着那闪闪的灯光流向阡陌小道，流向山间小路，流向林间深处，流向各村各户。直至灯光流完，才赶紧走回宿舍，又在煤油灯下修改学生

作业或备课。第二天一早，他又雷打不动的在水渠旁的椰树下挂起那盏“马灯”，为学生们照亮渡口。只要看到树下昏黄的灯光，学生家长就马上叫醒孩子上学了。

四十年光阴过去，母校经历了茅草到瓦房到洋楼，照明灯火也由海菜仁到煤油灯到电灯的变迁。煤油灯也淡出了乡民的起居生活，当今的学生已不知煤油灯是何物了。当年的小学生，如今已成了爸爸、妈妈，有的甚至成了爷爷、奶奶。每当我们漫步在五光十色的灯的海洋中时，或在电视机前全家老小谈笑风生时，或在电脑前浏览天下奇闻逸事时，往往会想当年学习用的煤油灯，总觉得那么亮堂，那么亲切，那么温馨。2001年，老校长病故时，闻讯赶来参加葬礼和发来唁电的学生竟达千余人。有位享有盛名的书法家，当年的学生代表了全体学弟弟书写了一幅挽联：“不成大器空为徒，难报师恩欲断肠”。聊表学子的心情和哀思。

作业或备课。第二天一早，他又雷打不动的在水渠旁的椰树下挂起那盏“马灯”，为学生们照亮渡口。只要看到树下昏黄的灯光，学生家长就马上叫醒孩子上学了。

四十年光阴过去，母校经历了茅草到瓦房到洋楼，照明灯火也由海菜仁到煤油灯到电灯的变迁。煤油灯也淡出了乡民的起居生活，当今的学生已不知煤油灯是何物了。当年的小学生，如今已成了爸爸、妈妈，有的甚至成了爷爷、奶奶。每当我们漫步在五光十色的灯的海洋中时，或在电视机前全家老小谈笑风生时，或在电脑前浏览天下奇闻逸事时，往往会想当年学习用的煤油灯，总觉得那么亮堂，那么亲切，那么温馨。2001年，老校长病故时，闻讯赶来参加葬礼和发来唁电的学生竟达千余人。有位享有盛名的书法家，当年的学生代表了全体学弟弟书写了一幅挽联：“不成大器空为徒，难报师恩欲断肠”。聊表学子的心情和哀思。

作业或备课。第二天一早，他又雷打不动的在水渠旁的椰树下挂起那盏“马灯”，为学生们照亮渡口。只要看到树下昏黄的灯光，学生家长就马上叫醒孩子上学了。

四十年光阴过去，母校经历了茅草到瓦房到洋楼，照明灯火也由海菜仁到煤油灯到电灯的变迁。煤油灯也淡出了乡民的起居生活，当今的学生已不知煤油灯是何物了。当年的小学生，如今已成了爸爸、妈妈，有的甚至成了爷爷、奶奶。每当我们漫步在五光十色的灯的海洋中时，或在电视机前全家老小谈笑风生时，或在电脑前浏览天下奇闻逸事时，往往会想当年学习用的煤油灯，总觉得那么亮堂，那么亲切，那么温馨。2001年，老校长病故时，闻讯赶来参加葬礼和发来唁电的学生竟达千余人。有位享有盛名的书法家，当年的学生代表了全体学弟弟书写了一幅挽联：“不成大器空为徒，难报师恩欲断肠”。聊表学子的心情和哀思。